

川碼波董上地公食中發總
照利家海址可品國處經

德商泰來洋行新到汽燈

<p>電氣貨品</p>	<p>包裝電術</p>	<p>各項工程</p>	<p>面</p>	<p>山東路口對</p>	<p>地址南京路</p>
<p>要概業營行</p>	<p>牙</p>	<p>費鐵臣</p>	<p>所診</p>	<p>南京路香粉弄 寶成銀樓旁面</p>	<p>飲業新式光潔不夜 天燈各種老牌電燈 泡定價較業低廉倘 蒙惠顧無任歡迎</p>
<p>生</p>	<p>醫</p>	<p>係夏氏</p>	<p>時</p>	<p>療診</p>	<p>中央八五三五</p>
<p>上午十時起 下午八時止 星期日上午休</p>	<p>面</p>	<p>費鐵臣</p>	<p>所診</p>	<p>寶成銀樓旁面</p>	<p>地址南京路</p>

上
洪
康
電
料
行
獨
家
經
理

▲美國老牌文極司脫手電筒

此電筒係美國WILSON'S
廠出品其燈光亮
可達六百呎其
防盜等妙品外
均各電料店
均有代售



統辦環球	電氣貨品	包裝電術	各項工程
本行自運環球各國	歐美新式光潔不夜	天燈各種老牌電燈	山
各種電氣物料機器	泡定價較衆低廉倘	蒙惠顧無任歡迎	東
馬達大小掛擺風扇			路
地址南京路			對

牙醫		生	
費鐵臣		孫夏民	
診所		診療時間	
南京路香粉弄 寶成銀樓旁面		上午十時起 下午八時止	
電話		星期日上午休息下午照常	
中央八五三五			

祝喪抬棺人記實

前天我看到戶人君所載的祝蘭舫出喪的一段。讀後。很覺有趣。但是最要緊的毛病。喜歡從後面看到前的。可是奇怪。因為出喪無論大小。最要緊的就是棺材。假使你看到抬的人。有了一百多。那麼前路的攔旗執傘的人。和一切排場。亦必另換景象的。你祇瞧七小人家的出喪抬棺材的人。還有二人。多者四人。他們祇是一口材。和後面跟着幾個送喪的人罷了。所以我這一天格外注意。便從最後觀起。究竟有多少人抬。祇怪當初沒有氣力。在下這比戶人君要瘦了一對折。因此不得親其真確。後得勞人相談云。及經過河南路。一說那是最好。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是在中華書局三樓辦事的。在此急往趕至作樓上落了。不多時這口材亦漸漸面來了。於時大聲龍眼。始知三十二人一頭。共六十四個人。抬的那亦可算得特別開大出喪了。所以當時一般觀客。無不大呼其邪氣邪氣。於是可見一斑矣。

我也來談談我的鄰居

談談我的鄰居

(王福慶)

一就是我們的二居之愛。他們倆的結合。以前。吳君是南京人。當辦事的。等到阿樓的主人翁。也是過着個

二居之愛。他們倆的結合。以前。吳君是南京人。當辦事的。等到阿樓的主人翁。也是過着個

三就是住在後樓的一位顧客。他的生活。和我相仿。他每日常介帶着中東人。

四後來不曉得怎麼一來。爲那時候。我沒有住進去。同學變做同育了。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養心學校念週紀念誌盛

南榮養心學校。模範小學也。創辦於民國紀元前五十年。(起明)今剛逢二十年。該校校長張公。先生。因為熱心教育者。以為值此念周。實有慶祝之必要。而借此又可聯絡二十年來畢業諸校友之感情。爰於月之十八日。舉行念周紀念會。並設高尚遊戲。以娛嘉賓。余與吳公。事前應辦吉人先生之請。東邀觀禮。並一奏琵琶拙技。拳拳之意。堅辭不可却。遂於重九後二日。偕吳鞠二先生往得一祝監祝。可該校會場佈置。頗見完美。場上一切影紙黏貼品。悉出自小學生手製。足見該校平日重視手工。校廳上滿懸聯對匾額。琳琅滿壁。目不暇接。佳聯夥夥。如『佛地育英才。化養三千成正果。鞠秋逢盛會。年周二十紀前功。』『為人要先於正心。立身莫大夫妻性。』詩章如『桃財心堅。蒙量都被澤。師道盡稱賢。佳節金風至。同堂玉筍聯。嘉賓來慶祝。其辭翰百花天。』均切實可誦。而最合人之注目者。為南榮名譽賣字先生書聯李各一桮。染色淺有聲。好花榮榮。香風。

社會普通風俗之應改良



(胡蝶珠)

趙憐香雖係初次出山。但此種步驟。例須秉承師訓。萬不料他的兩道目光。偏生爲焦伯健吸引攔去。合而爲一。趙憐香這時不覺紅雲飛冲口直。直過耳根。忙低頭過去。視他趙憐香在瑛破上的起落。這樣嬌柔。却把焦伯健看得入魔了。原來今天趙憐香穿的是一件麝香綠的團花鐵繡緞的旗袍。襯着一個粉棗玉的面孔。正似萬綠叢裏。開着一朵解語花。現在他害了羞。於淺淡紅暈中泛出嫣紅來。兀的不瘋魔了人麼。

以後他唱一齣玉堂春。又唱人家點着一齣黛玉葬花那焦伯健實是一句也未會入耳。心上祇想趙憐香再來一顧。偏他好似預先知道一般賭氣的不肯扭過頭來直到一曲告終他把檀板鼓槌向桌上一放。將勢回身退去。方纔回過頭來。對焦伯健一望。四道目光不期而然的又凝結爲一。趙憐香看他癡情如畫。不覺啞的一聲。渾厚微露。秋波斜轉。那主人直向臺幕後而去。那焦伯健直視到幕幕不動。塵歌罷罷。方快也步出館外。但四觀顧客已寂無一人了。